当闪婚遇上“瘾君子”，爱情散场

■讲述人：阿紫(化名)，女，29岁，业务员 ■约访地点友情支持：1216咖啡馆

我终于明白了，阿非以前一遍遍地拆卸和安装电脑，也是吸毒后的一种兴奋的表现！我诅咒毒品，那是白色的恶魔，在白色的恶魔面前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都变得无足轻重，只有毒瘾发作时无恶不作的丑态和扭曲的灵魂。

A. 婚期前四天，我的准新郎入狱

两年前的那个闷热的夏天，我和男友正在打理我们的爱巢--我们在县城的一栋三室两厅的房子，因为我们还有几天就要结婚了。

我精心地布置客厅、卧室、厨房等每个房间的每一个细节，我要将它布置成一个温馨、华丽的家。在我的眼里，家是遮风挡雨，给我温暖的地方，是甜蜜爱情的憩园，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，所以，我对家里装饰及家具的要求都追求尽善尽美。墙上的一张挂画、博古架上的一个摆件、床头上的一个台灯，我都力求做到完美的效果。

我的男友叫阿非，大我三岁。其实当时叫“老公”也可以了，因为那时我们早就登记了。

我们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。阿非跟朋友合伙搞电脑配件生意，收入挺不错。虽然他只有初中文化，但他的动手能力很强，我亲眼看到他把一台旧电脑分解得七零八碎，然后又一个螺丝不剩地全部安装好，然后开机就上网。

阿非是个挺会照顾人的男人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处处照顾我，并且十分懂得温柔体贴：逢节日或我过生日时，他会送我最美丽最昂贵的鲜花，我从未感觉过如此的甜蜜和浪漫；每次吃饭点菜他都了解我的口味，每次旅游他会带我去我向往的地方，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温柔与体贴；他的朋友去境外旅游的时候，他会托朋友给我带回一些价值不菲的名牌服饰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雅致和高贵。我想，嫁给阿非我会很幸福，因为我从未体验过这种幸福甜蜜的感觉，虽然这是我的第二次恋爱。

我的初恋是悲哀的，一个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时期相处了七年的男友，因为追求金钱和富贵，离我而去。我付出的是青春，倾注了我所有的热情，从19岁我们开始，到26岁我们结束，这七年对一个女孩来说是多么宝贵的青春韶华呀！我们一起大学毕业后，他因为不吃苦、不努力，工作一直不见起色，直到后来丢了工作。而那时傻傻的我，为了所谓的美好爱情，不辞劳苦地兼职三份工作每月赚五六千元钱，纵容他吃香喝辣，穿名牌服装用时尚手机，纵容他去找别的小姑娘约会。只知道追求金钱和安逸享受的他，最后竟和一个凭姿色换钱的女人在一起。最无耻的是，他竟然让那个女人用身体赚钱来养活他这个七尺男儿！我庆幸自己因被抛弃而认清了这个男人的本质，但用七年的感情来认清一个男人，不能说不是一个初恋女人的悲哀。

和初恋男友相比，阿非的臂弯让我找到一种安全感，我就该嫁给如此体贴和关爱我的男人。于是，和阿非交往了三个月，我们就闪电般地登记了。第四个月我们就买了房子，定了婚期，然后筹备婚礼。

还有四天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那天上午，阿非开车去临沂灯具城买灯，我依旧在家精心地装扮我们的爱巢。下午，我突然接到阿非的电话：“我出了点事，现在刑警大队，告诉家里把婚期朝后推推吧！”我顿时懵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……

B. 那一年于我，漫长的不只是等待

后来我才知道，阿非去灯具城买灯的时候，警方接到举报，在阿非车里搜出了毒品，阿非被警方带走。

从接到阿非电话的那一刻起，我没去想阿非车里为什么有毒品，没想他为什么跟毒品联系在一起，我只是想怎么能把他“捞出来”，不耽误寄寓了亲朋好友的许多祝福和我们许多美好期待的婚期。离婚期只有四天呀，我们酒店定了，车辆也齐了，婚庆公司也请了，亲朋好友自不必说也早通知了，只等着我和阿非举行婚礼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跟阿非的父母一起，凑了一万多元钱，感觉还不够。第二天，我冒着大雨向阿非最要好的朋友那里借钱，但阿非那个最好的朋友一分钱也没借给我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一任瓢泼大雨浇在身上，泪水和雨水在脸上交织，灰蒙蒙的天地之间，我显得孤立无助。人家说“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”，我体会到了求人的难处。在这婚期前的四天里，我受了从未受过的委屈，甚至流尽了所有的眼泪，包括我以前没想到没做到的，我都去想了去做了，但我还是没能把阿非“捞出来”。

婚期到来，我把阿非的事告诉了弟弟，让弟弟替我瞒着父母，一切等阿非出来后再跟他们解释。我跟父母撒谎说，我们旅行结婚，不请客了，让弟弟把我送去就行。结婚第三天，我们老家有女方“回门”的风俗，就是当天要回娘家，我说我们还在南方旅游，推拖了过去。中秋节是女婿给丈母娘家送礼的日子，我撒谎说我们工作挺忙，让公交车给捎回去一些礼品，也没回去。

就这样，我一边隐瞒着家里，一边千方百计凑钱捞阿非出来。电视机、洗衣机、电冰箱等嫁妆卖了两万多元。我想把县城的楼房也卖了，阿非的父母不让，他们说等阿非出来的时候你们总得有个家呀。我动用所有的朋友，想尽所有的办法，总共凑了六七万元钱。阿非被拘留36天的时候，要移交检察院，我没能把他“捞出来”；三个月后，阿非面临判刑，我依旧没能把他“捞出来”。但是钱在求人的过程中，都像流水一样地花了。阿非以贩卖毒品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。

终于，父母知道了阿非的事，他们坚决让我跟阿非离婚，不然就不认我这个女儿。我知道父母是为我好，我和狱中的阿非见了一面，跟他说了我父母的决定。这期间，我还时常去看望阿非的父母，毕竟他们年老体弱，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需要人照顾。

在阿非坐牢的那一年里，我感觉时间过得太漫长了。在这漫长的一年里，我受了多少委屈、流过多少泪水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C. 我诅咒毒品，那是白色的恶魔

在阿非坐牢的那一年里，我接到好几个女人的电话，她们或打探阿非的消息，或向我摊牌她们和阿非之间的感情恩怨。

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她已经和阿非生了一个七岁的孩子，她结过三次婚，离过两次婚，现在的这个老公常年在外打工，两人没有感情，她想跟他离婚再跟阿非在一起，因为毕竟他们有过孩子，并且现在都已经七岁了，她发现在三次婚姻中最爱她的还是阿非，她要和阿非再续前缘。

一个女人打电话说，她和阿非是毒友，与阿非在一起吸食毒品彼此都会很快乐，她说这种快乐我是体会不到的，阿非对我来说和另找个男朋友没有什么两样，反正就找个人结婚。这个女人让我把阿非让给她，她可以给我十万元作为补偿，条件是阿非出狱后跟她走。她还向我讲了和阿非在一起吸毒的种种恶心的细节，说毒品是和性分不开的。

甚至还有阿非的男毒友向我打听阿非的情况，诉说他和阿非在一起吸食毒品的快乐时光……

听到这些，我简直崩溃了。没想到阿非竟是这个样子，没想到毒品的威力竟这么大，它可以把人摧残得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！

公安部门的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因为“溜冰”“打K”，很多人丧失了人格，学会了撒谎，学会了骗人，全然没有了亲情和友情，没有了个人的追求，没有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，满脑子全是怎样去买“烟”和抽“烟”。他们的记忆力极度减退，思维混乱，身体消瘦，还容易感染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。他们没有兴趣做任何事情，饭可以不吃，水可以不喝，但绝不能不吸毒。吸食毒品成为一种他必须要做的“工作”，不做就浑身无力，流鼻涕、淌口水、发烧，每个关节的骨头就像有无数的蚂蚁在撕咬，痛不堪言！吸毒者常是“以贩养吸”来满足身心需求。吸毒者可以引发自残、自杀等行为，他们对亲人情感淡漠，冷酷无情。在毒瘾发作时，如果家人不给钱，他们甚至灭绝人性地杀害亲人。2000年2月7日，厦门一居室发生了一场强烈的枪战，警方调查发现，开枪者是两名台湾人，他们不仅合伙秘密加工制造冰毒，而且本身就是冰毒吸食者，两人吸食冰毒后产生了强烈的幻觉，神志不清，怀疑被人监视，两人竟互相开枪对射了40余发子弹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阿非以前一遍遍地拆卸和安装电脑，也是吸毒后的一种兴奋的表现！我诅咒毒品，那是白色恶魔，在白色的恶魔面前，爱情、亲情、友情都无足轻重，只有毒瘾发作时无恶不作的丑态和扭曲的灵魂。

阿非出狱后，我们签了离婚协议。当闪婚遇上“瘾君子”，我从梦魇中惊醒，我的爱情故事散场。

五佳拍卖公告

中国A级拍卖企业，省政府指定公物拍卖机构，法院司法委托拍卖机构